

人生殊不易

林语堂

人生殊不易

林语堂



林语堂 (1895—1976) 福建龙溪人。原名林和，字子，毛驴。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文学系学习。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北平大学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笔。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任文学系主任。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小品文。1935年后，用英文写作了《吾国文化》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

目录

- 《海呐除夕歌》 / 001
- 劝文豪歌 / 003
- 《语丝》的体裁 / 005
- 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 008
- 论骂人之难 / 015
- 译莪默诗五首 / 018
- 答《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 / 021
- 《英语备考》之荒谬 / 026
- 哈第论死生与上帝 / 030
- 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 041
- 缘 起 / 044
- 论语社同人戒条 / 049
- 有驴无人骑 / 050
- 中政会先生未学算法 / 052
- 牛兰被审 / 053
- 中大得人 / 054
- 学者会议 / 055
- 李石岑善言性与天道 / 056
- 图书评论多幽默 / 058
- “雨花”幽默文选 / 059
- 弥罗妙文 / 063
- 《论语》第二期编辑后记 / 066
- 一国三公 / 067
- 述而主义 / 068
- 汤尔和识见 / 069

取消治外法权之又一理由 / 070
岁在壬申 / 071
关于“幽默”复×××小伙计书 / 072
关于《弥罗妙文》复李宝泉书 / 074
关于“幽默”复徐绪昌书 / 081
《论语》第三期编辑后记 / 083
我们的态度 / 085
奉旨不哭不笑 / 087
思甘地 / 089
《申报》、《新闻报》之老大 / 090
关于《志摩与我》复韩慕孙书 / 091
九 疑 / 095
尊禹论 / 097
断烂朝报 / 099
汪精卫出国 / 100
今年大可买猪仔 / 101
吾家主席 / 102
关于“读《论语》之姿势”复笑凡书 / 103
陈、胡、钱、刘 / 105
谁握此苗 / 107
“雨花”幽默文 / 108
寄怀汉卿 / 109
捐助义勇军 / 110
司法得人 / 111
关于《念经打倭寇》复陈男青书 / 113
十大宏愿 / 115
唔笃走谗 / 117
无 题 / 118

变卖以后须搬场 / 119

适用青天 / 121

关于“吸烟失败”复平凡书 / 123

关于“强奸《论语》”复支先生书 / 125

欢迎萧伯纳文考证 / 127

天下第一不通文章 / 130

萧伯纳与上海扶轮会 / 132

萧伯纳与美国 / 134

论佛乘飞机 / 136

军歌非文人做得 / 138

斯斐恩斯之谜 / 140

吊热河失陷 / 141

复罗家伦书 / 142

跋众愚节《字林西报》社论 / 144

不要见怪李笠翁 / 150

复陈此生 / 152

谈女人 / 155

与陶亢德书 / 157

提倡俗字 / 159

关于《袁中郎全集》复黄柯书 / 164

关于“幽默与诗教”复郭绳武书 / 166

再与陶亢德书 / 168

发刊《人间世》意见书 / 170

《论语》文选序——《论语》丛书小引 / 172

关于“穿中装才是怕老婆”复峇峇书 / 173

关于《中郎尺牍》复黄杰书 / 175

关于“卸西装法”复王静书 / 176

俗字讨论撮要 / 178

假定我是土匪 /	185
一张字条的写法 /	189
山居日记（一） /	194
山居日记（二） /	197
林语堂启事 /	200
《有不为斋丛书》序 /	201
狂 论 /	205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婚礼致词 /	211
沙蒂斯姆与尊孔 /	217
今译《美国独立宣言》 /	221
游杭再记 /	226
跋《西洋幽默专号》 /	231
做文与做人——廿三年十二月廿七日在暨南大学演讲 /	233
思孔子 /	243
记元旦 /	249
裁缝道德 /	253
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 /	257
我不敢游杭 /	265
广田示儿记 /	270
论握手 /	275
《论语》三周年 /	279
记隐者 /	281

《海呐除夕歌》

此诗原名《除夕歌》，题为“sylvlester-A-bend”，后改为《春醒集》第五十六，文中除夕之意删去。兹所译者以原版为根据，录赠《语丝》第十一号以作阴历除夕纪念。译者记。

新年来，旧年过，
旧年作孽害阿哥，
给我许多苦恼，
许多愁虑忧劳。
拿来个棺木，
葬他如何？
棺木要多大？
须比海特堡（Heidelberg）
二千多斤酒桶大的多。
我要放些东西——
先别问是什么。
拿一辆，大棺车，
车底尽用厚板做。
长要长多少？
要比迈因河（Mainz）
那座古桥还要长些儿。
又大汉，十二个
应该怎么大？
应似柯伦礼堂中
的圣像克利斯多（Christoph）。
这些大汉子，
该拖这棺车，
直到海外天边，
葬下大洋深波，
因为这种棺木
只配这种休所。
看倌知道，
棺木怎大是为何？

为要埋我的情爱
和我满腹的怨呵。

（《语丝》第 11 期，1925 年 1 月 26 日）

劝文豪歌

胡适之先生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一期一篇《胡说》文中指出王统照先生翻译的谬误，并且在篇首有一首《劝善歌》劝文豪买字典译书，歌曰：

少花几个钱，
多卖两亩田，
千万买部好字典！
她跟你到天边；
只要你常常请教它，
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

但是，这样劝人买字典译书很容易变成劝人抱字典译书，此乃绝对走不通的路。而且该文中所举有一句“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lie”，王君竟把平常的 cards 字和 lie 字译错，变成“你的邀请单可证明永无止息时”一句不通的话，这可证明一个人英文的根底未深要靠字典译书是绝对不可干的勾当。今日译界成绩的坏未始非由学者把字典译书的信心过重所致。故顺便按原韵诌一首歪诗以劝现在及未来的译家：

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近代文豪，
把文法看了，
字书检遍，
终难会，

原文意。
想花两块钱，
想卖两亩田，
真正买了一部大字典。
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牛头难对马嘴，
字义每每双关：
lie 为“说谎”，也是“卧眠”，
cards 为“纸牌”，也是“名片”
——这岂不太叫文豪为难？
这却要怎么办？
这却要怎么办？
小弟二言奉劝：
一曰不翻，
二曰不刊，
切切不可听胡适之的话，
须知名誉要紧：
千万珍重，珍重千万！

（《语丝》第 31 期，1925 年 6 月 15 日）

《语丝》的体裁

启明兄：

自我回国以来常常有一个疑问，无论如何运用我最高的脑力，用如何读几何的分析总是答不出来。近来因为讨论到《语丝》的体裁，不免又想起来，不知道先生或是伏园，或是那一位《语丝》的朋友能用较聪敏的几何分析，替我解释一下，免得我读《语丝》、《猛进》，或无论哪一种一大张八页的刊物时，心上要每每难过。

我从小就听见我们先生说书是自右而左自上而下读法的。平常这样读法也是通的，一页一页总可以读下去。若是西洋书便只要由左而右，与读中文书籍相反，这也是很简单的。但是，自从《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等出世以后，却发觉此例不通了。无论如何翻来翻去，总找不出一个相当的读法，或尽向左，或尽向右，或尽向下，或尽向上都不行，又没人告诉我，找了好久才找出一条原则如下：

页数若依由右而左读法，其结果如下：1. 2. 7. 8. 翻
5. 6. 3. 4. ，凡《语丝》、《猛进》及《京报》十种副刊皆适用。

我暗想这种前无古人的数法当然有什么好处，不然何以能蒙各大编辑先生的一律采用？但是至今还不知道其妙处何在。譬如上期我读鲁迅先生的大文到第二页便不知去向，无由问津，后来发觉在页旁有这么一个符号：

“九〇 一九”

于是我登时觉悟只须把全张倒过来便可以读得，本来由下而上的可一变而为由上而下了。但是这是什么道理？自然若将报割开而以第二张夹在第一张便可以循序读下去，但是这是不是叫看报的人必带一把洋刀然后可以看报？况且割开来一查，第一张仍旧是

1. 2. 7. 8. ，第二张是 3. 4. 5. 6. ，这有什么好处？照理岂不是应该上半张 1. 2. 3. 4. ，由右而左循序而进到上半张完才到下半张又由右而左循序得 5. 6. 7. 8. ，这一点浅显易行的办法何以反不采用？于装合订本也未见得有何阻碍。这一点琐细似不值得讨论，但是这种“翻天覆地”的读法给读者许多不便。倘是他人仍要抱残守缺，《语丝》很不必跟他们盲从。我是主张讲求外观的，所以把这一点意见写下来。

语堂

十一月十一日

[附周作人文]

语堂兄：

你所提出的问题实在不容易解决，其理由因为《语丝》只有八面，倘若再多一点便可订作一小本子了。照现在情形只有这几种办法：

一、即现在所用，第一张 1. 2. 7. 8. ……的折法。

二、直折，即第一张 1. 2. 3. 4. ……，如前此的《歌谣周刊》，但也要裁开方行，否则第一与第二张还是颠倒的。

三、折法同上而第一二张不颠倒，如前此的《晨报副刊》，但这个折法我完全反对，因为看时虽略顺便，订时却很费手脚；上下两张中间的黑线是靠不住的，若照他裁下，两张的下端便长短不齐，要裁得齐几乎非用尺量了不可，因为此外并无可以依据的标准。他们废止了那个折法而改为旧《学灯》式的长方形，我觉得很可感谢的。

四、折法同《语丝》而两张裁开，如前此的《燕大周刊》，这还便利，但两张小纸，似乎容易散失，又于发行上也或者稍费手脚。

据我看来，这第四种或者比较的好一点，倘若大家以为旧法不好，预备改变。最好是印刷所有那样穿孔的机器，在上下两张之间穿一排邮票上的那种小孔，发行时还是一张，读者拿到手可以撕开来看。但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否。

周作人

十一月十三日

（《语丝》第 54 期，1925 年 11 月 23 日）

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岂明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割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

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的朋友也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盘庚今译》，有时忽而谈“女裤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

（fair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剖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斥文妖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一样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弹”，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这话或者有人不懂。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如此其“弹”，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这话又有人不懂，容下文阐明），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现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略，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略，《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略，

“文明”即“文学之明”略，“文以载道”略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

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乃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诃鳄鱼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蠹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说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稀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蠹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痨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折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彻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蠹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蠹

贼、狐狸、耗子、痨虫我们无法预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败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侬要那能没那能奈吻啥不可已”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派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

《语丝》文体之二大条件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彻偏见的人并非易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个面孔尊严的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的言论。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我们应否骂人？

Taine 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现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得恩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狭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它，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它？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

（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忘恩负义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被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很生气的说：“What! A third revolution?” 这个 What! 真使我吓得非同小可。这位留学生不用说的，他已有小孩、包车及部里好些个差事了，虽然他刚回来是很有用似的。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兑换商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德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吴稚晖不得不骂野蛮文学，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 H. G. Wells, Shaw, Mark Twain 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能可贵。他们那种一动起气来所做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起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

“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由是观之，骂人之可以已明矣。

费厄泼赖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至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真无味，僵似土）先生（外国语所谓 Professor Dryasdust）。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勿太粗笨，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痼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最可厌的 Kipling，昨天看见他有肺膜炎之症，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这篇东西刚写完送到小峰那里去，看见第五十六期的《语丝》刚出来（因为这期稿子来得迟的缘故）。里头看见鲁迅一篇《并非闲话》，有一段话正足以表映这篇所说的关于偏见与偏心一点，免不了要加说两句。鲁先生（姑作鲁先生）说：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亚孟——记者插说道）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任他自生自灭”。因此他曾经有一个提议，谓应有人搜集了这些小作品出一集本介绍于世。这是一个好不过的意思。但是鲁先生又说：因他是偏心的，评是非时他总觉得他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所以也不集了，因为他不做那样东西：法

官，批评家。我想选文这一点尤可证明人之不可无偏见，偏见乃是人真正自己的思想，偏见（即鲁先生之所谓“偏心”）乃可以代表自己，所谓公允之评实不过足以代表他人及他人的时髦。倘是我们能看得到一本诗及小说选是代表鲁先生或无论何人据他的“偏心”实在所好的（不必有什么理由）——这本诗集，当可名之为《无名作家的诗集》——这样的一本，必更有实在的价值，比起现在流行的什么白话文选、白话诗选，不管作品如何只管作者有享盛名，有出过文集的必照例收容，若不知名的照例淘汰。比起这样文集岂不是于文学界上更有贡献？又岂明文中所谓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赶猢猻，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分”，也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费厄泼赖”原来是岂明的意思。

十四，十二，八日

（《语丝》第 57 期，1925 年 12 月 14 日）

论骂人之难

这篇小文本是为《国民新报》副刊而作的，并且已在十二月十九日该副刊上发表。现在因为它所讨论的是接续补充《语丝》五十七期《论语丝文体》的话，似乎也应该在此地登载一次，而且里头关于“《语丝》尽是土匪”一层的话似乎也应该介绍给爱读《语丝》的诸位朋友。题目上的“难”字是做“难能可贵”讲。

在《语丝》的第五十七期，因为谈《语丝》文体的问题，我曾提起学者尊严之要不得，顺便讲到我们应否骂人问题，我想不妨在此地再说几句补充我的意思。在那篇文里，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本免不了有骂及被骂的事件，譬如不贞操的妇人恐怕大家是承认该骂的，若是有人骂她，我们不但觉得骂之者之失了尊严，并且要赞扬其人的热心风化。可见得唯一的问题是所谓该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普通铺子掌柜的以为不贞操的妇人该骂，我们却觉得不贞操的思想家更有被骂之

必要。各人所信为该骂的对象不同，并且有时同一个人，可以因时间不同，所骂的对象也就变迁。张奚若去年是骂段祺瑞，今年便有如许酸辣的文章发表，胡适之刚从美国回来似乎也是轰轰烈烈的骂商务印书馆。有时候我们觉得，骂人正是保持学者自身的尊严，不骂人时才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大家见仁见智，各行其是，不必相强。

至于学者态度，我想：骂人未必即是失了学者态度，倒是恭维人时才可引起人格怀疑，这一点也要请“学者”注意。章士钊几句“幸托执政福庇合家大小无恙”及那篇《减膳》呈文也就把学者的人格送尽了。华北大学诸君子不曾骂人，正是因为他们对执政的谦恭，并不使我十分起敬，但是由他们方面却正以为谦恭于执政是学者态度，肆口谩骂者正是一号流氓。由此我们更明白（如十四日“京副”上冯文炳所说），还是我们的不干净为干净，“我们的不干净也是干净，否则世上到那里去找干净！”（《从牙齿念到胡须》一文）所以有人说《语丝》社尽是土匪，《猛进》社尽是傻子（这是由旭生口里传来的，惟愚意以为未尝不可调转过来，其实都不相干，或者大家以土匪资格而兼傻子，利益均沾，也可以）。这也是极可相贺的事体，可喜我们不曾沦入学者团。

我觉得论尊严，惟看那人有没有尊严思想而已。若肚子里空无一物，惟每次有青年学子运动必摆出其绅士之臭架子来说些风凉话，照例的称赞几句，又照例的挖苦几句，其挖若及其称赞（所谓“夸奖”，其实谁要他来“夸奖”），都是因为绅士自己的面子关系，只因为他是“论坛的权威”，不能不照例来让他批评一下，并不是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或者有什么特见。掇拾了两极端的意见，折中一下，借为己有，由是有什么“公论”出现了，而这主持公论的报，介乎守旧派与革命派之间，招待的可以，斡旋的可以，由是又可“巍然独立乎天地之间”了。什么不应该暴动了，不应当烧《晨报》馆了，罢课是暂时了，赶紧读书预备将来做民国有用人物了——谁不知道那些垃圾桶拉出来的老货色。一人若没有独立精锐的思想，单要说些小